

# 回眸《北平笺谱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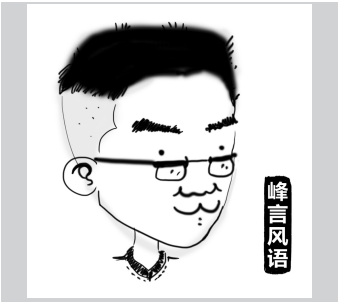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瑞田

对鲁迅稍有了解的人，尤其了解他在书法创作、碑帖鉴赏、版画收藏领域有不凡造诣的人，对《北平笺谱》不会陌生。鲁迅致郑振铎的书信，多次提及《北平笺谱》，述及笺纸知识——

“……《北平笺谱》如此迅速的成为‘新董’，真为始料所不及……”  
“……(《北平笺谱》)預告中似应删去数语(稿中以红笔作记)，此稿已加入个人之见，另录附奉，乞酌定为荷……”  
“……这一月来，我的投稿已被封锁，即无聊之文字，亦在禁忌中，时代进步，讳忌亦随而进步，虽‘伪自由’，亦已不准，但，《北平笺谱》序或尚不至‘捣毁’如钱谦益之作欺……《仿(访)笺杂记》是极有趣的故事，可以印入谱中。第二次印《笺谱》，如有人接办，则为纸店开一利源，亦非无益，盖草创不易，

## 最后的闺秀

□薛峰



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先生97岁了，身体依然硬朗，真好！  
称呼女性为先生，是中国读书人一种独有方式，乍听会觉得莫名其妙。这种风气自何人开始，已无据可考，总之道德学问堪为师表的年长女性，就会有人尊称她们为先生。在心中默数了一阵，名字后面能缀以先生的女子实在不多，张充和当在其列。  
很多年前听一位老前辈说，中国还能把小楷写出古意来的人只有张充和，一辈子写诗填词做学问心无旁骛，恬淡澄明从来无关名利，几十年下来把风雅修炼到骨子里，她的字是魏晋风流最后一曲绝唱！狂热信奉艺术要张扬个性的我总觉得老先生是在故弄玄虚，尤其不相信钟王法度能在一个柔弱女子身上还魂，直到她端庄秀雅的书法作品，一幅幅如明珠般赫然在目时，我才为自己的浅薄狂狂愧疚起来。

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，祖上数代都是清朝显宦，父亲张武龄更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家。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，三姐妹和是沈从文夫人，二姐允和嫁给了创始汉语拼音的周有光。张充和幼年即有才女之名，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烂然于胸，进入北大后又得到胡适、钱穆、闻一多等人的亲授，22岁就任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编辑，小说散文诗词样样在行，文笔清丽，心手双畅。

“记取武陵溪畔路，春风何限根芽，人间装点自由他，愿为波底蝶，随意到天涯。”这是张充和流传极广的词句，沈尹默先生称赞它“词旨清新，无纤毫俗尘”。她又通晓音律，每有佳构必配以曲调，举纤纤玉指拍按香檀，吴侬软语浅唱低吟之中，仿佛秦淮河畔那一袭久违的旧时风月，想起来就让人如痴如梦。正当人们诧异众多才艺如何能聚集在一个弱女子身上时，张充和又在昆明隆重上演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了，一时惊艳四座，石榴裙下众多风雅俊彦为之拜倒，诗人卞之琳是用情最深者。他把自己的诗作编成《装饰集》手抄一册献给张充和，芳华绝代的才女也用银粉为诗人抄录《断章》等7首诗作。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凄美哀艳的爱情故事最终成了一首难言的断章，千之琳也只能“装饰”了别人的梦”。

1949年，张充和许身美籍汉学家傅汉思，不久双双赴美，冷然乘风，一去不返。在旅美的60年间，有张充和身影的地方就会有中国的诗词书画，年华老去，朱颜辞镜，平和淡定的心境似乎从来没有波澜壮阔，却把中国文化深深植入了异国土壤。

张充和先生年事已高，有生之日恐怕也没有机会重回故土。这几年各种机缘总能看到她那笔清秀独绝的小楷，点画凝重、结体宽博，比早年更多了几丝高古情致，真替老人家高兴。不能忘记的还有冰心先生写给她的那首小词，最后一句是：你与我成抛撇，咫尺间天样阔。

小时候就听老人讲，“老不看三国，少不看水浒，男不看西游，女不看红楼”。老看三国老奸巨猾，少看水浒血气方刚，男看西游胡思乱想，女看红楼红杏出墙。当然，民间评判是用民间的伦理来衡量的，虽说不具备文化上的自觉，但从感性上告诉我们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有心计的书。

心计，说得好听一点叫谋略，谋略再往好听了说，就是“智慧”，智慧用在战争之中就是“心机心术”了。当一个人把“心机心术”运用得炉火纯青而人们不仅不讨厌他，还能崇拜他、神化他时，这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对方首先置于了“敌人”的位置。然后，启动我们道德的发动机，再把敌人“抹黑”，装进“不良”、“不义”的垃圾车，这个时候就用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谋略，“兵常无形，诡道也”。只要能制敌于死地，用啥招损都不卑鄙。不仅军事上，连政治、商业、人际关系都有了“诡”的行为。

“三国”中最典型的诡，就是把婚姻都“配置”在战争之中来完成。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，把三个女儿都嫁给献帝做贵人。袁绍为了拉拢吕布，也想与吕结亲家。周瑜与孙权也是用孙权的妹妹实施“美人计”想夺回荆州，刘备也从没把孙夫人当做夫人。“三国”中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连肉身的色情成分都没有，完全是“阴谋与爱情”，而且这阴谋还能成为女人的自觉。比如貂蝉，她认为自己的美丽、魅力就是为主子效力与报恩的，并且能用眼泪与

一创成，则被人亦可踵行也。”

鲁迅提及的《访笺杂记》为郑振铎所作，是《北平笺谱》的后记。此文详细叙述了郑振铎受鲁迅所托，在北京收集笺纸，并联系印制笺谱的事情。语言质朴，细节丰富，行文简练，鲁迅与郑振铎爱惜笺纸之情跃然纸上。

读了《访笺杂记》，我才知道笺纸的学问非同寻常，看了《北平笺谱》，方晓得笺纸上的手书才能称为艺术了。

《北平笺谱》由鲁迅、郑振铎合编，沈尹默题写书名，收有332幅笺纸，已成为“古董”，更成为文人优美的记忆。

鲁迅、郑振铎文章、学问，名噪天下。他们擅写手札，也喜欢研究手札。尽管，鲁迅的时代，写手札亦不合时宜，但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远记忆，不会与手札暨书房清玩截然分裂。在人们津津乐道“新时代”、“新思想”时，

有着真正“新时代”视野和“新思想”的鲁迅与郑振铎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历史阶段，编织了一个文人的美梦——《北平笺谱》。

笺纸何为？顾名思义，就是信笺，是手札的载体。文人有不同的喜好，有不同的审美追求。他们常常根据不同的审美追求，制作与自己情趣相符合的笺纸，于此书就人生感慨，陈述杂事俗情，抒发文思心曲，便有了文化的蕴藉、历史的沧桑。鲁迅的手札就写在这样的笺纸上，那通致徐梵澄（诗荃）玄妙、清劲的手札，道出鲁迅对晚辈的挂念，也是鲁迅戮力书法的体现。

书法史上的经典名作，手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，我们没有统计，但，对书法艺术形成巨大影响的杰出书法作品，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书法佳构，庶几是文人名士的手札。

小小的笺纸，文明的驰骋。难怪鲁迅、郑振铎分出如此之多的精力，耐心打量着一张张图案别致的笺纸，颇有兴致地把他们结合起来。

手札成为书法史中的光彩篇章是有道理的。其一，写手札，往往是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下为之，语言表达，宛腕书写，处于艺术创作中的最佳时期，自然有天赐佳句，神来之笔；

其次，文人深知手札三昧，以敬畏的心情挥毫，字里行间自有机锋；再者，手札蕴含真情实感。伟大的艺术，离不开这三点，手札恰恰具备。

令我扼腕长叹的是，手札被冷漠了，笺纸被遗忘了，深刻的鲁迅尽人皆知，他与郑振铎合编的《北平笺谱》却让人不得其解了。

当代作家的趣味越来越少了，对其他艺术门类的漠视，甚至是固步自封，导致当代作家文化修养的缺陷。当代书法越写越大了，对“视觉效果”的顶礼膜拜，对笔法、形式的过分敏感，导致当代书法创作“美术化”倾向越来越严重，以至于对书法艺术的判断遗忘了文化上的解读。

没有文化的作家，自然是浅薄的匠人，没有文化的书法，是空洞的技法；没有人格的文学和书法，是苍白的文学和书法。有些所谓的“巨制”，所谓的“鸿篇”，往往是一个浮躁社会的商业需求，仅仅是缺乏深刻文化思想和文化判断能力的无病呻吟。

回眸《北平笺谱》，我感受到书法艺术巨大的生命力量。在“假大空”肆虐的当下，我们如果焚香净手，以虔诚的心态欣赏这些笺谱，对当代书法自然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了。



摄影:桑新华

## 教我如何来爱你，世界

□向蓓莉

孩子们在语文课文里学习的是：打针不疼，所以打针不可怕，孩子们不会困惑甚至怀疑自己打针的真实感觉吗？——为什么丁丁打针不疼，我觉得疼？是我的感觉不对吗？下次，等针扎进他的皮肤和血管，他是选择背叛自己疼的感觉，为了“正确”阉割“真实”，回答被期待被教导的正确答案“不疼”呢？还是有勇气因为感觉到了疼，从而承认自己的疼，甚至勇敢质疑课文内容呢？再者，孩子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、在真相的基础上，面对疼痛、接纳疼痛而勇敢地成长？

我念念不忘罗曼·罗兰在《米开朗琪罗传》中写的那句话：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，认识世界的真面目，并且爱世界！

如果，教育工作者和成人，不仅虚饰自己的真实感受，而且教导孩子们背叛自己的真实感受，接纳既定“真理”，或许孩子是爱了那个虚假的世界了，但总有一天，孩子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，用自己的耳朵听，用手去触摸，孩子们会自己去体验这个世界真实，那时，他们会如何面对这个世界？他们还会爱这个世界吗？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在即使艰难的情况下，也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、真实观点吗？或者，至少有勇气缄

默，不在感觉器官告诉自己“疼”的时候说“不疼”吗？

教孩子们背叛自己正常感受的文章和教育，当然是社会的产物，是这个常常需要提醒说真话是立人立国之本的社会的产物。在这样的社会，父母、教师能为直面一个真实的世界做什么吗？

有一天凌晨4点，当时两岁多的女儿发烧到39.6℃，阵阵寒风里，我和她爸爸带她到儿童医院。大夫诊断后说要输液，我和女儿商量：“楠楠，你病了，咳嗽，又发烧，打针会好得快一些，可以吗？”她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可以。”打针前，我对女儿说：“妈妈每次打针时都会觉得有点疼，不过妈妈不哭。”女儿说：“我也不哭。”护士阿姨叫楠楠的名字了。楠楠坐在输液的小床上，主动伸出右手给护士，两位护士配合着在她右手手背上扎针，她看着针扎进去，果然没有哭。一会儿，因为输液流速比较大的刺激，楠楠哭了声，说“疼”，流速调小以后，就没事儿了；护士拔针时，她哭了声，说疼。但那以后，楠楠打针就不哭了。

在背叛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直面真实世界并且爱世界之间，我们还可以诚实地选择。

段，目的还是“谋略大事”，并无社会的道义成分。

当然，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厮杀，谁没有诡计谁就缺心眼，可是当斗争的敌人都投降缴械了，大家成了伙计了，吃着一个皇帝给的俸禄，披着统一制作的顶戴花翎，给一个主子磕头请安的时候不还是勾心斗角、使绊子吗？就算你智慧上有孙子的谋略，可人格上却还是连“孙子”都不如。

也许是真的没办法，人在专制和霸权面前想不当孙子也得装孙子。当皇亲的身边是一群“孙子”、一群去势的男人、一群靓女，都争宠于一个烂泥一样的臭男人时，谁还能有光明磊落的情怀呢？

专制独裁与阴谋诡计是儿女亲家，除非你让儿女不要婚姻；选择了婚姻，亲家就是必然要搭配来的“衍生物”。翻看世界的文明历史，有专制就有小人，有独裁就有阴谋，阴谋不光是小人的专利，皇权本身就是阴谋诡计的最大策源地。哪一任皇帝的登基不是踏着阴谋的节拍走上那个宝座的？

宫廷这样，江湖是这样，民间也是这样。千件实事儿、人事儿，一年两年不会；学点儿阴谋，千点儿鬼事儿，无师也能入门。

就连富有人性、能体现中国文化原型的《红楼梦》，说的是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其实还不是争风吃醋，男的算计女的，女的算计男的，主子算计奴才，奴才算计主子，虽然个个纤



陆春祥

## 勇敢的麋鹿

因为鹿温顺而机灵，我向来比较喜欢它们，即使那非洲来的庞然大鹿，我仍然很喜欢。

在《赌亡》中，有种像鹿一样的雄麋，它以大局为重的前瞻性让我赞赏不已。说是东南地方的荆山有麋这种动物，雄麋身上的脐脐和生殖器之间有麋香腺，所分泌出的麋香是极名贵的药物和香料。有一天，一荆人狠命追一头雄麋，眼看就要追到了，那麋一急，狠狠挖出自己的麋香腺，把它丢在草丛中，猎人急忙去捡，雄麋于是得以逃生。

这头雄麋很值得一说。人或者动物，什么东西最重要？其实很多人平时都不太知道，只是临到事时，猛然醒悟，可是有时迟了。动物呢，肯定很多都不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它们一定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奋不顾身。但这头雄麋很聪明，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最重要，如果没有生命，其他什么都是空的。它更聪明的是，它清楚地知道它身上的那个叫麋香的東西，它是它最重要生命中最危险的东西，因为贪婪的人类整天都在找它。而对于它来说，这个对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，是可以割舍的，因为是身外之物。既是身外之物，那一定可以丢掉，否则，它会让自己送命。它正是有了这么清醒的认识，并时时警醒自己，所以才能化险为夷。尽管挖出那东西时很疼，但它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它毫不犹豫。

从生理角度，我还有个担忧。这头雄麋这一次救了自己，它那个值钱的东西是不是还会生长？如果不会生长，那失去了麋香腺的麋，会有明显的特征吗？如果会很快地继续生长，那就没有问题，下次倒霉再被追赶时，依法炮制就行了；如果永远都不会再长，而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，那么下一次倒霉的时候，很有可能要送命，因为那些猎人是不会管这些的，打倒了再说。

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，用来制贿的方法是很吓人的，贪贿一点点钱也会被抽筋剥皮。即便是这样的严刑峻法，也仍然不断有人贪贿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辛苦创立的王朝却被不肖子孙朱由检搞倒闭。军情紧急，吴三桂的父亲向崇祯皇帝要100万两白银军费，可当时国库空虚，朱由检又舍不得自掏腰包，于是就发动大臣捐款，可大臣们也搞得很难，跟着他哭穷，最终的结果是把战机给耽误了。最让人吁叹的是，明亡后，皇宫里竟然发现朱由检的私产达3700万两！

这个崇祯皇帝，绝对不如那只被荆人穷追的雄麋，十分之一也不如。

还有一只像鹿一样的麋，《麋虎》中，这只麋也很了不得，宁为玉碎，死得很壮烈，重于泰山。那只被它搞死的大老虎死得轻于鸿毛。

有老虎在追麋。我们想象一下，这是一只大老虎在追一头小麋鹿，小麋鹿因为平时忧患意识比较强，有自己的思想，再加上从小自立，还加上坚持锻炼身体，因此小小年纪，就很能干，很会独立处理问题，尤其擅长应急处理。但这一回，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，因为追它的是只身强力壮的大老虎。这只大老虎呢？和小麋鹿刚刚相反，它依仗自己家庭出身优越，从小横行霸道，见谁欺谁，想吃谁就吃谁。这不，今天，它就要将这头小麋鹿当做美餐了！

事已至此，小麋鹿再健跑，也跑不过大老虎。前面就是悬崖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閃念之间，小麋鹿内心已经决定：绝不能让老虎吃掉，一想起自己已被吃的血淋淋的场景，一想起老虎洋洋得意的神态，它就气不过，绝不能再让它去害其他动物了，冲下悬崖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，大不了和它同归于尽！于是，小麋鹿冲着悬崖一跃而下。那大老虎穷追不舍，心有不甘，你这家伙，跑什么跑，还跑这么快，这么急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！想着美味，追着目标，它什么也不顾，追着小麋鹿的影子直冲悬崖。

我们可以设想的是，那大老虎完全可以不死，因为它是进退自如的。这只小麋鹿，它都冲下悬崖了，我干吗跟着冲下去啊？冲下去难道还有命吗？世界上的麋鹿多的是，世界上不光有麋鹿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美味，算了算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可惜的是，老虎不是麋鹿！

小麋鹿其实是为民除害，这只大老虎，不追它的话，下次一定还要去追其他动物的，索性让它跟着死吧！是它自己寻死，不是我逼它，是它逼我！

贪，而且暴，大老虎是前车之鉴。雄麋为什么会脱身？大老虎为什么会中小麋鹿的计，这都是我们人要仔细思考的。

# 当谋略成为我们的文化

□阮直

姿色编织成一个罗网，把吕布与董卓都罩住，完成了刀枪剑戟不能及的杀戮，以致使我们找遍世界其他女子形象，没有一个可以与貂蝉“媲美”。

从“三国”的表面上看，到处是狼烟四起，刀影寒光，英雄辈出，比试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。“一吕二赵三典韦，四关五马六张飞”。其实，那些草莽英雄不过是马前卒后边的“卒后卒”，真正的角逐者都是不上前台的阴谋家、谋略家，他们把全世界人世間最卑鄙、最下流的骗术、权术、诡计、心术都用了个遍。就像刘备不仅对敌人用谋略，对自己的同伙、爱将也用谋略，当赵云在乱军之中“单骑救主”，把睡在怀中的阿斗递给刘备时，刘备“掷之于地曰”：为你这小崽子我差点损失一员大将！其实，赵云真要是救不下那个小崽，蜀国倒可能真的要折损一员大将了。刘备完全是用假话、谎话在拉拢人心，连老百姓都看得明白，称之为“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”。把亲生之子都用来做谋略道具的人，心中对权力的渴望可想而知。

也许有人被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桃园结义”所洋溢出来的“结义”之美深深地感动，好像那“三个铁哥们儿”是超政治、超阶级、超利益的。其实不是的，他们结义的目的被心直口快的张飞说漏了嘴，是“图大事”、“坐江山”。为了坐天下结成的兄弟联盟就是一种用江湖伦理结成的“团伙”。这个“三人团伙”在蜀国的国家体系中凌驾于法度、军令之上，刘备就不必说了，太上皇嘛，咋做咋有理。可张飞与关羽借着这种结义的关系，享有特殊待遇，连管理国家的丞相诸葛亮也得让他们三分，他们是超越法度的特殊人员。“桃园结义”其实是只讲他们三人之间的义气，对别人是不负责任的，甚至对国家都不负责任——关羽连砍头的军令都不放在眼里，将诸葛亮设计捉住的曹操私自放走，这不是拿着蜀国的根本利益当儿戏了吗？没有“桃园结义”这个背景，关羽是没这个胆量做义气事的。关羽的义气不是“向群”而是“向党”，如孔子所说“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”，桃园结义的兄弟之盟，其目的是形成“团伙”对抗别人，这样义气就是手

纤素手，缚鸡无力，可也没少弄出人命案来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，阴谋让奢华都成了泡影。一部《西游记》，妖魔鬼怪个次要阴谋，就要要吃一口唐僧肉，人变鬼，鬼变兽，人间、阴间、海底、天宮，处处都是阴谋。阴谋最多、最险恶的还是《三国演义》，那可称得上是一部阴谋诡计的百科全书。那其中的君许臣，臣欺君，同僚之间不同心，诸侯割据，今天和，明天分，连孙子那36计的阴谋都不够用，自己还创造出来了“木牛流马”、“装神弄鬼”，这些阴谋到底该算到哪个一计之中，如今老夫都无法归类。

我们的小说没了阴谋就没读了读者，我们的江湖没了阴谋就没了看客。阴谋是我们最早悟到的智慧，阴谋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理论，阴谋是最让我们提神的鸦片。没了阴谋，皇帝就六神无主；没了阴谋，小人就寸步难行；没了阴谋，百姓社会就没了谈资。阴谋撩拨着我们的神经、滋润着我们的思考。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没有阴谋这一专业，但稍有头脑的人都无师自通，因为我们的历史上从来就没少过专制与独裁。

我们从古至今崇拜的谋略、聪明其实好多都是阴谋，这让我们从人性上就缺少了博爱与仁善。如今我们应该醒悟了，胡锦涛总书记说的“不折腾”，就是让人与人之间、民与官之间，大家都以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，以人为本，构建和谐幸福社会，让一切阴谋在太阳底下晾晒吧！